

## 好事多磨的第一次

新闻“线人”，其实就是“报料人”：遇到突发事、新鲜事、感人事、有趣事等社会新闻，在媒体还不知道的情况下，第一时间告知，媒体会即刻派出记者赶赴现场，采访、调查事实真相后写成新闻稿，让广大受众及时了解新闻。

第一次报料，那还是十多年前。一天早上，我骑车路过邯郸路国定路口，看到那里很热闹，好像出了什么事。过去一看，停着辆煤气维修车，路面裂开一个大口子，不断有黄烟飘出……原来是此地建造中环线，马路开挖，工人用风镐掘地时钻穿了地下煤气管道，煤气冲出时与工人抽烟的明火相遇而产生爆燃。不知怎么，脑海里突然想到报纸上征集突发事的信息。我看过好多类似的新闻，下面还标上“某某先生提供线索奖励某某元”……是不是这次我也能上个报，“出出风头”呢？

然而，当时我还没买手机，只得到处寻找公用电话。满头大汗，终于在复旦大学第六宿舍门卫室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。拎起电话，打给谁呢？此刻一组电话号码闪现于脑际：962288，对，新民晚报！（编者注：本报24小时读者热线电话现已改为962555）

电话很快接通了，我压住心里的兴奋，根据要求把情况叙述了一遍。晚报让我留下公用电话号码和挎机号码，等一会儿记者会联系我。谁知，等了快四十分钟还没有回音，我想：人家成天有这么多新闻要处理，或许在他们眼里这是小事情吧！要么是因为煤气管道钻破也不是第一回，恐怕就不拿我这线索当回事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没精打采地骑着车往回家的方向去。

骑到四平路近蓝天宾馆时，我的挎机却响了。是晚报记者！我赶紧掉头，重新骑回了复旦宿舍打电话，按照记者的发问，把现场情况详细地描述了一遍。

晚上，我期待地打开新民晚报，可是翻遍报纸都没找到相关报道，更不用提我的名字了……唉，还是没戏啊。没想到第二天晚上，翻开当天的报纸，却赫然看到了报道，下面还注着“此线索由陈先生提供，奖励50元。”我真是开心极了！没想到我学着别人报料，第一次竟然就成功了！

不久，新民晚报寄来了50元钱——我尝到了甜头，从此，报料成了我最大的“业余爱好”，我也决心：做好“报料人”。

## 升级装备连报猛料

既然决心做好报料人，“装备”就很重要了。第一次报料时到处找公用电话的麻烦经历，促使我下决心买手机。经济拮据，所以买的是一只300多块的国产手机，当然，那笔报料奖励就花在了这上面。

有了手机，报料方便多了。我有了一次“连轴”报料的经历。

那次，我在家闲坐，忽然听到消防车的啸叫声由远及近。有情况！而且似乎就在我家附近。我下楼跨上自行车，循声而去。原来，民星路白城路口一辆在修理的面包车烧了起来，火势很大，一会儿工夫，面包车就烧成了空壳。

手机派上了用场。我向媒体报了料。慢慢骑着车，突然看见军工路朝北方向腾起一股浓烟，那浓烟像原子弹爆炸时升起的蘑菇云一般。我思忖着，在五角场方圆几公里内没有工厂的烟囱，肯定是火烧的浓烟。于是我即刻骑车朝浓烟方向而去。

到了那儿一看，原来是新江湾城（当时还未开发）大片比人高的芦苇草不知何故在燃烧，那情形如同森林山火一般。此时两辆消防车已到，其余数辆消防车也赶过来。我赶紧又掏出手机向晚报报料。

不长时间里连报两个“猛料”，我不由有点沾沾自喜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各个媒体基本上都开设了“社会新闻”版面或栏目，并向读者（观众、听众、网友等）提供热线或专线电话征集新闻线索，一旦采纳会有不同等级的酬劳。我是在偶遇一件突发事时，向晚报报料并被采用从而获得“第一桶金”，此后便一发不可收，当了十多年的新闻“线人”。



## 十二家媒体齐采用

这次大片芦苇草燃烧，因为燃烧时间长，电视台赶到还可以拍些镜头，但有些突发事稍纵即逝，等电视采访车赶到，常常已经没什么影像可得到了。在报料的过程中，我慢慢意识到，能否第一时间得到第一手的影像资料，是考验报料人是否“合格”的重要标准。看来，我还得继续“升级”装备啊！

咬咬牙，我买了对我来说算是“奢侈品”的装备——价值1200多元的宾奴牌数码相机。我还记得，是在海宁路国际电影院旁边的数码商城买的。自那时起，只要出门，我就随身带着相机，遇有突发事时，拍场景与报料同时进行。

去年一个清晨，我下了夜班在排队买早点，听到前面一个老阿姨在讲，昨晚闸北发电厂旁的马路上发生爆炸事故。我一听，离这里很近，车程不过十分钟，便凑上去问了问，之后点心也不买了，骑着车就直奔事故现场。原来，是一辆运载乙炔钢瓶的车与一辆厢式货车追尾，运乙炔快的车竖放着250只乙炔钢瓶，受撞击后倒下发生爆炸。我赶到时，消防队员已在灭火，现场被泡沫覆盖着，像雪一样白。我掏出相机，抓紧拍照。为了选好角度，不能站在远处，我踏进盖过脚的泡沫，那感觉就像踩在雪地里，鞋子、袜子都湿了……

拍完后，我开始打电话向一家媒体报料。这次是我报料以来同时报最多媒体的一次，一共12家媒体，而且全部采用！电视台《小宣在现场》节目用了我的影像资料后非常感激，还请我今后遇到突发事多帮他们留点影像。

# 我当新闻「线人」

口述 陈永清 撰写 费平

本版插图 邹勤



## “石头”的烦恼

这是由石头引发的烦恼。严格地说它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而是一颗盘桓于你体内、时不时折腾你一下、使你胆战心惊、痛苦万分的胆固醇结石。去年春天，本人决定清除这颗“疯狂”的石头，到医院做一次微创手术。

住进病房，收拾停当，左床的病友问我病情，秉实相告。他羡慕地说，像你这样的手术，医院一年要做上千台，属于“流水作业”。他身上插了各色管子，一脸沮丧。

出病房，四处转，来到病区一角的阳光吧，里面有一个“结石同盟”，

十来个人聚首议论。议题不外乎猜猜谁是主刀医生、你的石头有多大等老生常谈，聊着聊着却扯到送红包的话题，众人皆神色凝重地打探起来。回病房，护士通知下午做术前检查，如无意外我的手术安排在后天上午第二台进行。傍晚，妻来探视，我将阳光吧里议论之事告之，妻说亏得他们提醒，即便是肚皮上打四个小洞，用内窥镜伸进去把石头取出来就完事，战

略上大可藐视，战术上却要重视。问题是本人自出娘胎起从未住过医院，一无经验可资，二无人指点，送多少？怎么送？难题连连。入夜，我辗转反侧，既有术前的害怕，更为“战术”的运用而烦恼。

翌日一早，妻携“红包”来到病房。中午，助理医师与麻醉师分别约谈，我与妻分工，我负责谈话画押，她则怀揣红包察言观色，伺机而行。无

在我当新闻“线人”的十多年中，大多数都是突发性的线索，但也有一些是非突发的，这就要看对新闻的敏感与判断。报料看上去很轻松，其实，也是要付出许多，才能形成一个有价值的料的。而且，这样的报料，往往会老百姓的生活有所帮助。

我信箱里曾被塞过一张小广告，那是附近一家药店预告说即日起开始出售肉松。我觉得奇怪，药店怎么会卖肉松呢？当时这件事就印到脑子里去了。一天我路过一片草地，看到一包肉松在上面晒着。咦？肉松！再一看这草地，正是那家药店的后门。我掏出相机，拍照、报料。

记者赶到现场后，向药店了解此事。此时肉松已收拾掉了，药店便矢口否认。当记者拿出我的相机给他们看照片后，他们才不得不承认，解释说肉松不是霉变，而是仓库下雨漏水弄湿了，趁天好就摊开晒一晒……当天，晚报上一则“药店晒肉松”的社会新闻赫赫在目，我为自己为食品安全尽了一份力而高兴。

如果说以上只是偶然撞见的话，那么，对别人不加注意或无意关心的事，却要“事事关心”。

## 艺高胆大巧阻偷盗

做久了报料人，养成了事事关心的习惯，有时遇到社会上一些歪门邪路，我还会大胆地主动出击，甚至还会遇上危险的情况。

一天，天色将晚，我路过国和路政通路刚修好的桥头，见一人手拿钢钎在一块大理石旁神色慌张站立着。凭多次报料培养出来的一种直觉，我立刻觉得“有花头”。于是，我若无其事地从他身边走过，然后放慢了脚步。才走出十来米远，就听见钢钎在撞击桥上石头的声音，回头一望，那人正在撬桥上那块贴上不久的大理石。

我赶紧奔过去，大理石已被撬下。眼看那人想搬走，我上前制止。对方不知我何方来路，一时心虚，放下大理石就灰溜溜走了。可没走多远，大概后悔了，又回头叫我离开别管闲事，还威胁我当心点！

## “先头部队”乐此不疲

十多年来，我报了几百个料给媒体。本市各大媒体都对我熟悉了，他们都称我是“资深新闻线人”。

报料付出辛劳的同时，也为我带来过荣誉。我曾荣获《新民晚报》报料三等奖；还曾被《青年报》吸收为特约通讯员并奖励一辆电动车……

当然啦，报料也给我增加了经济收入。甚至可以说，在我下岗的时候，是报料弥补了我经济拮据的状况。

这份“工作”做得最出色也最卖力的阶段，每月可得3000至5000元收入，最多的有一天一份报上

建造翔殷路隧道期间，军工路时常有积水。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黄浦江涨潮时，军工路积水就多，退潮时积水就少。这个现象，是在数九寒天连续三天每天夜里观察3小时后得出的。报料后，记者采访有关部门，才解开了这个谜题。原来，上海属于淤泥质软土地质，黄浦江涨潮时，由于压强大，水压渗透淤泥质软土，导致路面大量积水；而退潮时，压强小，便回返，路面积水便少。我的细心观察让读者增添了科学知识，令我特别开心。

我还通过亲身试验，为地铁挽回过损失呢！那次我路过五角场一个游戏机房，有两人从里面出来，一个对另一个说，游戏机牌子不但当一元硬币可乘公交车，还可混进硬币在地铁自动售票机买车票。什么？我吃了一惊。为了求证，我走进游戏机房买了一块游戏机牌子，然后跑去地铁试。3元车票，我投进两枚一元硬币加一枚游戏机牌子，结果，硬币吃进，牌子被机器剔除后，车票照样给我——这不给贪心的家伙钻空子的机会了吗？我先向地铁反映，然后再报料。通过记者调查采访，有关方面及时采取措施，避免了损失。

我回说我管定了。这时，桥头又走来一个光头，看样子是那伙帮望风的。他凶相毕露地对我说：“兄弟，咱给混口饭吃，别没事找事，啊？”

两人渐成夹攻之势，我后退几步，手伸进口袋想掏手机拨打110，恰巧这时手机响了，我接起一听，是家人叫我回去吃晚饭。我急中生智，脱口大声嚷道：“桥上目标已锁定，请火速增援！”关掉手机，我又大吼一声：“你们谁敢动？都给我老实站住！”

话音刚落，那两人便撒腿狂逃！我佯装追赶，还喊着：“你们站住！站住！”一会儿，两人不见了踪影。我急忙打电话给新民晚报记者简要叙述事情经过，之后，五角场街道来人询问情况并派人搬走大理石后，我才离开。翌日晚报刊登了此事，还表扬了我。

同时有4个料是我报的！报料虽是我的业余爱好，但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报料成功使我有种满足感，觉得自己是在第一现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成为了新闻工作的“先头部队”。至今，我还记得第一次给新民晚报报料成功后所感受到的那份荣誉感……从刚开始的报简单信息，到现在报后还会实地了解记者所需的详细信息，甚至在记者还未到达现场时，我已帮他们寻好采访线路和拍照方位，进一步解新闻背后的事，我也在进步着……

新闻“线人”，虽然不惊天动地，但又何尝不是当今信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呢？

可“机遇”并未垂青于她。心神不宁的一天很快过去。当我被推进手术室时，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。原来是夜，妻想到了一条两全之策，将红包藏匿于病号服的衣袋之内……手术异常顺利，躺在手术台上，热情的护士安慰我不要紧张，接着为我挂液，接着我就不省人事，一觉睡去。梦醒时分，妻悄悄地告诉我，送出去的礼物又带回来了，传说中的“潜规则”并未在我的身上应验。

两天后，我康复出院，口袋里多了两件东西：一只未能送出的红包和那颗曾使我烦恼不堪的石头。

◆ 蒋仲铭

奈医生奉行“阳光执业”，约谈的病号如招聘会排成了队，几无隐私可藏，贸然出手只能坏事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手中的红包恰似一块悬在心中的石头，七上八落。左床的病友似乎洞察到了我们的心事，善解人意地提醒道：“麻醉师很重要，否则让你一觉睡过头醒不过来。”他的言语更令人忐忑不安。妻再次出击，她径直来到医师办公室的走廊边，静静地守候，